

❖人物剪影

高沙的匠人

肖育尧

小时候,我觉得古镇高沙是很诱人的。10岁以前,我随父母到高沙姨爷爷家和六叔家里玩过几次。见过云峰宝塔和火柴厂的烟囱,走过木结构的廻澜桥、古老的石板街道,和同龄的表叔一起溜过铁圈、滑过木滑梯,还和他们一起糊过火柴盒。父母是1987年才到高沙定居的。我回家探亲时都住在廻澜桥旁的云峰村。所以在别人的眼里,我算不上一个真正的高沙人,顶多也就算半个“高沙佬”。

高沙古镇曾被誉为“小南京”,是农耕文化哺育的大型集镇,集聚了众多的优秀工匠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高沙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盛况。只有部分手工业者仍然继承祖业,在自家门面边制作边销售,倒是吸引了不少前来古镇游玩的游客。

在高沙,人们常说的“匠人”,一般是指“民间八大匠”。八大匠之首,当然是木匠了。俗话说说:“木匠动动手,养活七八口。”木匠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我二爷爷和六叔就住在新街里,所以对这里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木匠以新街里最多,以王、申、刘姓三家为最。

王定回木匠打小跟其爷爷和父亲学艺,到他这一代已是第三代。王木匠因为小时候生病造成耳聋,语言也有点障碍,但他从小学艺刻苦,他的做工无可挑剔。他精确地打凿出每个榫头和榫口,让它们完美地咬合在一起,以确保家具的结构稳固。他会把每块木头打磨得光滑如玉,并在木材上涂上透明的保护漆,使家具更加耐用。在他手中,一块块木头变成了一件件精致生活用品和工艺品。

除了木匠,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篾匠。老街对面的黄篾匠,他擅长使用竹子、藤条等材料,将其编织成各种精美的篾器,如篮子、箩筐、凉席、桌、椅等等。黄篾匠的技艺独特,他不仅有灵巧的双手,还有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耐心。有一天我来到他的店铺,店铺内充满了竹子和藤条的香气,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精致的篾器,它们散发着一种朴素而又雅致的气息。黄篾匠坐在那里,专注地盘坐在地上,手里拿着一根竹条,正在细心地编织着一个篮子。在他手里,一根根竹条像舞蹈者的手脚一样,灵活交织在一起。他的双眼紧盯着篮子,时而微微皱起眉头,时而满意地点头。看着他的样子,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对每一根竹条的用心和关爱。篾匠的工作需要耐心,一丝一毫的差错都可能影响到篾器的质量。在现代社会,篾匠的数量逐渐减少,这一古老的手艺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然而,黄篾匠和他的大儿子仍然坚守,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篾器艺术,以保护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以前,除了木匠、篾匠,裁缝也是很吃香的。我的父母都是裁缝,在高沙镇,我父亲的手艺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。父亲16岁拜师学艺,用一台脚踏缝纫机、一把尺子、一把剪刀和出类拔萃的缝纫技术,名扬方圆几十里。父亲心灵手巧,为人裁缝衣服有一套完整的流程,细致入微。很多乡邻在做衣服前要问父亲买多少布料,免得布料买多了造成浪费。有时有人过来给家人做换季衣服,一做就是好几件。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到场,父亲就根据这人对其家人的描述(年龄、胖瘦、身高和对样式的

要求)进行裁剪。父亲凭经验做出来的衣服,别人穿上都合身满意。父亲在以裁缝谋生的同时,也不忘把他裁缝手艺传承给他人。我的记忆中,父亲带的徒弟应该有30人之多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的童年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玩具。但让我记忆犹新的,就是用泥巴烧制的可以吹响的“麻拐叫叫”。它出自高沙洪茂乡“仙鸡窰”的陶艺工匠之手。姜照石是土生土长的高沙洪茂长青村人,比我长几岁,是洞口陶艺的传承人。他13岁时就跟着其爷爷和爸爸学做陶器。在“仙鸡窰”从事陶艺工艺的师傅们不止姜照石,长一辈的有向日艳、向本太、曾广和等。制作的陶器主要有钵子、茶壶、油壶、酒坛子、油灯、油缸、盐缸、镗钵、水缸及各种瓦盆,还有制糖、酿酒用的大型水缸。小时候,我经常看到一车一车的陶器成品从“仙鸡窰”运出,近的卖到洪江和邵阳,远的卖到了广西、四川、贵州等地。那时高沙的人都知道“仙鸡窰”人的生活,无论是吃、穿、玩都比一般的人要好。

除了我介绍的几种工匠,还有织布匠、铁匠、皮匠、弹棉花匠、泥瓦匠、石匠、炉匠、染匠等。他们有的正在别的地方继续用自己独特的手艺养家糊口,有的则改行做了别的营生。

(肖育尧,任职于洞口县卫生健康局)

双清

SHUANGQING



青山绿水

雷洪波 摄

❖古韵轩

喝火令·田间绣春

(外一首)

唐国光

水圳流经处,春来在整修。垦云耕月

本是耕耘者,如今志更遒。汗珠流淌早绸缪。渠道数年圆梦,终觉有锄头。

我的育儿观

金丽阳

说到家庭教育,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在这里我无意跟大家谈一些大道理,我只是就我对女儿轩淑的教育,来谈谈我对家庭教育的一点看法。

我女儿很幸运地生长在一个相对较好的家庭,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氛围。从她出生一开始,她的一切基本上可以由她母亲我说了算——我的意见基本等同于家庭意见。从2017年开始,我女儿基本上开始懂事了。后来我接触到一套儿童启蒙教育丛书,我就一本一本地在睡觉之前讲给她听。我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,讲得绘声绘色,女儿每天都是带着微笑入睡的。

女儿每天上学回来都会讲述所见所闻,我一直是她最好的倾听者。我还要求她

在其他家人面前讲。每天上学,她都是开开心心的。学习成绩,女儿从不担心。即使她考得很差,也不会担心被家长责骂。只要考得稍微好一点,她总会得到表扬。我除了当面表扬她,还发动亲朋好友们夸她。要是考试成绩优异的话,就给她买漂亮的新衣服。从她小学一年级开始,我都会登记她每次考试的成绩,然后让她自己定目标。大多数的时间,她都能完成自己定下的学习目标。

孝顺、有爱心;懂礼貌,讲诚信;有毅力,能专注……这些品质是人人应该具有的,所以我一直致力于培养女儿的这些品质。凡是我答应女儿的事情,我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,从不赖账,并接受她的监督。例如,她做了什么样的家务可以获得什

能手,定夺大丰收。

鸛鸣天·捐资立路灯

喜见村庄立路灯,通宵达旦亮腾腾。山乡照出千般美,新岁迎来万事兴。

春漫漫,日蒸蒸。甘于奉献见真诚。有为工仔人人赞,不愧山冲一大鹏。

(唐国光,武冈人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么样的奖励,考到什么样的分数应收到什么样的嘉奖,我都能兑现。女儿自己定下的学习计划,什么时候写作业,什么时候睡觉,她也接受我的监督。很多时候,她不需要我去催,我只是负责提醒。她每天早上起床也不需要我叫,反而常常是她来叫醒我。女儿有时候说,“我想去西双版纳”“我想去北京长城”“我想坐飞机”等等。我立即想到,进行理想教育的时机到了。很多家长往往忽略这一点,总是敷衍小朋友。“你想去西双版纳?做梦吧,我也没去过呢。”“飞机票很贵的哦,没钱。”我的做法是立即跟女儿一起上网,找到去这些地点的方式,以及费用如何,并记录下来。答应她,等赚到了所需的钱就带她去。或者她自己去,我提供赞助。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邵阳

有獎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❖百味斋

父亲

宁光标

刘亚辉的手机急促响起。他刚摁下接听键,那边的声音就送了过来:“刘老板,我是李姐,你快回来,你老爸失踪了。”

“李姐,别急,我马上回来。”吃惊不小的刘亚辉仰着酱紫色的脸告诉电话那头的保姆。挂了手机,喉间犹如异物哽住的刘亚辉,默默地站在窗前,沉思半会,转身从墙边的鞋柜上拿起车钥匙,表情阴郁地走下楼去。

车子在回家的路上飞驰。脸上涌着一波又一波复杂情绪的刘亚辉缓缓地想:三年前,母亲在一场急病中离开,从此,父亲整个人就萎靡了,眼里常常淌着泪,不久,又慢慢失去了记忆。在家里除了刘亚辉和春成,其他人他是一个也不记得。

刘亚辉心事重重地开着车,在离家一公里的拐弯处,一直忐忑不安的他从车里看到左前方路边那棵老樟树下坐着一个人。他停住车,揉了揉眼睛,确定那就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,眼里闪着泪光,急忙下车。父亲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块石头上,身边放着一个编织袋,眼神木讷地看着不远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。

刘亚辉的心在微微颤抖,用一贯轻缓的语调问道:“爸,您咋跑到这儿来了,您又要去哪儿?”父亲抬头看了一眼刘亚辉,目光移开时,双手快速把身边的编织袋提起揽入怀中,仿佛他的编织袋里装着金银财宝似的。他没有说话,瞪着眼睛,双手紧紧捂住袋子。

“爸,我是您的儿子亚辉。”刘亚辉的声音轻盈而急切,眼角流露出一抹轻轻淡淡的笑。听到“亚辉”二字,父亲淡淡的目光中慢慢有了神采,喃喃地说:“你是辉儿?我要到城里去看我的孙子春崽崽。”刘亚辉听到父亲想看孙子春成时,心里一沉,眉毛一扫,两池眼睛竟有云的倒影,弯腰拉着父亲沧桑的手把他扶了起来。刘亚辉的心被重重地挠了一把,深情地说:“爸,您的孙子春成正在学校里上学,您想他了,下次我带他回来看您就是了。”听到刘亚辉这句话,父亲怔怔地看着他,脸上浮现失望的表情。

回到院子里,刘亚辉搀扶着父亲往家里走去……心潮起伏的刘亚辉坐在父亲身边,像以往一样,双手紧紧握着父亲的手,目光在他的身上一寸一寸地丈量,许久没有移开,感觉自己的父亲是永远看不够的。

这时,保姆李姐递来一杯茶。刘亚辉松了手,接了茶,稳稳托住茶杯,缓缓送到父亲唇边,轻声说:“爸,您先喝一口茶吧。”脸上许久没有露过喜色的父亲,嘴角扯着一丝笑,问道:“辉儿,这是你妈妈烧的茶吗?”抬眼时,刘亚辉惊讶地发现父亲眼里闪烁着一道光芒,他笑对父亲说:“您喝吧,这是我妈妈给您烧的,就这一杯,趁热喝了。”喝完茶,父亲向他天天喜欢躺着的竹凉椅走去。这时,刘亚辉思绪的波纹刺玫绽放般漾动,转身把父亲看得那么贵重的编织袋拾起。打开一看,他的眼睛瞬间红了,数了数,袋子里竟是装着七八个风干了的红薯。

刚刚躺着的父亲见刘亚辉拿着他的编织袋,立即从竹凉椅上站起,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,大声说:“别动,那是我给我孙子春成的生日礼物。”刘亚辉听得五脏六腑都跳了起来,眼仁惊愣着,仰头望向天空,眼窝不禁潮湿了。他伸手拭去泪花,喉头颤动,却不知道该说什么,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

平静了五六天,刘亚辉正在与外商洽谈合作项目时,保姆李姐又打来电话:“刘总,你老爸又不见了,是我不好,没有看好他老人家。”洽谈推迟到了第二天。待客人走出办公室,刘亚辉原有的坚强被摧毁,留下前所未有的懦弱。他对电话那头的保姆李姐说:“李姐,这事不能怪你,别急,我马上回来。”上车之前,刘亚辉给几个朋友打去电话,让他们帮忙找,然后开着车飞奔而去。没过多久,朋友打来电话,说他们找到了伯父。刘亚辉根据朋友转告的地点,把车子开进了他曾经就读过的镇中学。

下了车,看到朋友阿涛陪着父亲坐在学校操坪的台阶上,刘亚辉焦急地走过去,对面无表情的父亲说:“爸,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?”看到儿子亚辉站在自己跟前,父亲显得有点兴奋,说:“辉儿,放学了,我来接你,等了好久,一直没有看到你出来,你们的教室在哪儿?”刘亚辉深情地望着日渐消瘦的父亲,仿佛心口扎着一把刀,低头闷了一会,目光如水波一样闪动,颤声说:“爸,我们放学了,回家去吧。”

之后,刘亚辉给父亲换了一个保姆,日子平静了个把月。一天上午,保姆小叶哭哭啼啼打来电话,说:“刘哥,我刚上一趟卫生间,你爸,你爸,他就不见了,我找了几个地方都没找着。”刘亚辉阴晴不定的情绪,云雾一般,始终笼罩在眉间心上。他觉得失忆的父亲虽然不认识几个人,但他常挂念着已离开我们十多年的母亲,他觉得老爸也许去母亲的坟上了。

回到家,刘亚辉停了车,进屋向保姆小叶简单地询问了一些情况。惶惑的小叶说:“院子里有人看到你老爸向西边那个山丘走去了,但看不太清,不敢断定。”

果不其然,在山丘上,刘亚辉远远看到父亲斜躺在母亲的坟上。刘亚辉匆匆向父亲走去。在离父亲五六米远的地方,刘亚辉停住了脚步。他发现,父亲真的老了。几分钟后,他走上前,把父亲扶起,一起坐在母亲的坟前。二十多分钟后,两眼失神的父亲侧着身子问:“辉儿,你妈妈去哪儿了?这么久了还没回家。”

刘亚辉内心汹涌澎湃,心痛地盯着父亲,接着哇哇地哭出声来。没过几分钟,他止了哭,眸子里透着一丝弱弱的光,大声说:“爸,我对不起您,都怪我,这几天太忙,没能及时回来看您……”父亲似乎清醒了许多,慢慢站起身,看了几眼刘亚辉,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,喃喃自语:“辉儿,你陪我、陪我噢。”

刘亚辉努力控制情绪,一股柔情变成对父亲大大的拥抱。然后,父子俩手牵手,沿着那条蜿蜒山道,缓慢地向家中走去。

(宁光标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